

慈祥的容顏——憶外婆

瀛苑副刊

「晚風輕拂澎湖灣、白浪逐沙灘，沒有椰林綴斜陽、只是一片海藍藍，坐在門前的矮牆上一遍遍懷想，也是黃昏的沙灘上，有著腳印兩對半……」。這首外婆的澎湖灣已然成為大多數人對外婆印象的代名詞。我的外婆不住澎湖灣，她住在繁華的台北市，但她依然有每個外婆都有的慈祥容顏，疼愛每一個兒女與孫子。

12月6日睡夢中依稀聽到一連串電話鈴聲，約莫響了十幾、二十幾聲，也許是前一天工作的疲累，讓我沒有心思去接電話，直到起床後接到母親告知，外婆已於昨天晚上往生，夜裡那通電話是要告知我外婆過世的消息，外婆走完了人生終點，在八十三年的人生歲月中劃下句點。

在外婆靈堂前焚香默禱，願您在西方淨土能永遠快樂，遠離病魔在您晚年對您的折磨，靈堂前外婆的照片栩栩然如生前般和藹，慈祥的眼睛關愛著每個兒女子孫，濕潤的眼角漸漸浮起外婆清晰的影子，打開記憶的盒子，對外婆的懷念傾洩而出……。

記憶中對外婆最早的印象是在嘉義大林糖廠，那時的我大概三、四歲吧！由於外公在糖廠任職，所以住在糖廠附近，空氣中飄著甜甜的香味，刺激著幼時尚在發育中的味蕾，而每次去外婆家，母親都會帶我到糖廠附設冰果室大快朵頤冰棒、冰淇淋，因此每次去外婆家我都視為一趟快樂之旅。那時外婆家是日式房子，依稀中記得前有一個小小庭院，後面也有一小片空地。印象最深的兩件事，一是一次吃飯時，小舅把白開水加到碗裡面去，還說這樣泡飯才好吃，小舅還問我要不要加開水，外婆連忙說：「開水不能泡飯，囡仔按呢呷會漏賽。」另外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在廚房看外婆煮菜，小舅滿身大汗跑進來，拿起水壺準備要灌，開水卻是熱的，於是跑到水龍頭下嘩啦嘩啦猛灌生水，外婆在旁邊一直說：「全身熱熱的灌生水，這樣會拉肚子、會感冒啦！」當時年齡很小，對記憶無法編織，這可以說是我對外婆最早的記憶。

年齡漸長之後到了小學階段，外婆家已經搬到台北市了。每次去外婆家總是充滿期待，因為可以坐火車。那時鐵路還沒電氣化，從台中坐火車到台北，要好久、好久，還記得是坐對號快，一路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外婆家。那時的外婆家在後火車站的鄭州路上，每次出後火車站去外婆家時，路上都會經過一排商店，其中一小間會看到月英阿姨，在裡面賣飾品，母親總會進去寒暄幾句，回程亦然。當時外公、外婆開一間飾品店，而外公、外婆就住在二樓，從這時候開始，每次去外婆家，外婆都會給我零用錢，過年則有紅包，這些錢當然如數交給母親。

小學階段去外婆家，因小孩子玩性很重，常常到處亂跑，外婆嘴邊總是掛著一句話：「台北壞人很多，不要到處亂跑」。那時候因為開店的關係，外婆負責煮飯給大家吃，常常在店後方的廚房，看著外婆微胖身軀，抖動著圓滾滾的手臂，料理全家大小的伙食。住外婆家最快樂的事是常常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，有一段時間姨婆好像住在外婆家，而姨婆每天都會出去賣粉圓之類的飲品，那段時間我總是會有免費的粉圓可以吃到飽。到了晚上時，舅舅和阿姨們常常會買東西給外婆吃，記得一次大舅和小舅分別買東西給外婆吃，大舅買了麵、粿仔條、滷味之類的消夜，小舅買了些水果，大舅開玩笑的就抱怨說：「我打牌輸錢買這些，你贏錢卻買這樣而已」。外婆育有二子六女，撫養子女的過程中應該是備極辛苦，相信舅舅、阿姨們都能夠體會，但是子女長大後，那種承歡膝下的幸福，相信是外婆最高興的事。

念國中、高中的中學時代，因為升學歷力的關係，寒暑假都要補習與上輔導課，去外婆家的次數也減少了，此時外婆家也搬到重慶北路上，一棟大樓裡的十樓，那時的外婆身體尚可，還下廚煮飯，每次去外婆家都是吃外婆親手煮的飯，而外婆有空也會到店裡面，飾品店原來在鄭州路上，後來阿姨們又在名城地下室開了一家，最後則是在重慶北路巷子裡。此時外婆走路已有些許不便，但不變的是對我們子孫的關心，每次去外婆家，外婆都會塞給我一千塊，一千塊似乎成了外婆給我零用錢的慣例，此時外婆給我的錢真正成了我的零用錢，不用再上繳給母親了。

念大學、研究所時，寄居淡水，此時外婆的健康情況逐漸走下坡，雙腳因痛風而不良於行，需要用輪椅代步，也請了一個外傭照顧外婆，外婆已無力再下廚煮飯，以往去外婆家吃外婆親手煮的飯菜回憶，也只能深鎖在記憶庫中。每次到外婆家看外婆時

，外婆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，讓人感覺到不忍與不捨，也看到病魔對一個老人家無情的摧殘。有一次去看外婆時，和外傭協力推著外婆到頂樓透透空氣，電梯直達頂樓後，和外傭合力拉起輪椅跨過門檻，外婆因長期臥病，此時已漸漸消瘦，不復以前胖胖的模樣，圓滾滾溫暖的手臂變成乾枯的樹枝，外婆不重，體重輕得讓人心驚、讓人擔心。外婆的話也慢慢少了，說話也很模糊，有時要仔細聽才能聽清楚，吃飯時需要外傭一口一口的餵，雖然意識常常有些不清，卻能很清楚的記住所有子女的名字及電話，每次去看外婆，外婆都會記得我。

在大學和研究所中間有一段時間服兵役，當兵的兩年因為在金門，只有去看過外婆一次，那是準備去松山機場搭機回金門時，外婆知道我要回金門，雖然不良於行躺在床上，當我向外婆道再見時，彷彿是既定的默契，外婆從皮包中掏出了一千塊給我，雖然我推辭不要，外婆還是要我收下：「做兵沒錢，給你做所費」。那是外婆最後一次給我錢，之後外婆的語言能力已經無法完整表達，只有片段的單字與詞句了。

進入社會職場後，平時忙於工作，看外婆的時間不是很多，而外婆的身體也愈來愈差，每次去看外婆，幾乎都是在醫院，外婆因為常住院，身體更加瘦弱，臉也愈來愈小，但那慈祥的眼睛卻永遠不變，雖然去看外婆時，外婆經常是睡眠狀態，只要在她耳邊輕輕喚了聲：「阿嬤，我來看你了！」外婆就會緩緩睜開眼睛，仔細的看了我一眼，然後叫出我的小名，雖然外婆的身體機能逐漸退化，永遠不會退化的是她對子女兒孫的掛念，那是無比的重擔，是兒孫們生命中無可承受之輕。

外婆的身體日漸衰弱，時常進出醫院，前陣子醫院還發出了病危通知，雖然一度好轉，終究抵不過歲月的侵蝕與疾病的摧殘，離開這個世間與她疼惜的兒孫。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，然而最終的過程卻是那麼令人不捨與難過，外婆的人生列車經過八十三年不停的奔波後終於抵達終點站，這列車再也不會啟動，兒時搭火車到外婆家鮮明的記憶突然浮現腦海，外婆家住台北，當火車廣播：「各位旅客，終點站台北，台北站到了，請各位旅客下車時不要忘記您的行李」，一聽到這個廣播我就大聲歡呼，因為台北到了，我又可以看到我親愛的外婆，胖胖的外婆，就好像彌勒佛，笑口常開，慈祥的看著她的每一個子女與兒孫……。

外婆雖是一位平凡的婦道人家，但在子孫心中卻是永遠的典範。香煙裊裊、驪歌將奏，縱是萬般不捨，都敵不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永續規則：謔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。阿嬤，您慢走，您要保重，願您在西方淨土平安喜樂。

闔上如斯的記憶，留一片外婆的容顏，在心中。

2010/09/27

